

啼莺声在春枝头

□郭晓兰

阳春三月，大地逐渐丰盈，柳新花艳，李白桃红。翘首期待了春天太久的人们，终于走在了暖阳下，走在了春风里，走在了花朵旁。

几位老人戴着口罩，坐在自带的马扎上，坐在西沙河边的公园里，坐在春天里。不远处的几棵紫叶李枝条上，挂着他们各自的鸟笼。自行车、脚蹬三轮车稳稳地等在鸟笼之下。不知他们的鸟笼里左跳右跃着的，是些什么鸟儿，与在树梢上喳喳鸣叫着的自由的鸟儿又有什么区别。从不曾关注过它们的模样，我想，只有这些爱鸟的老人家才有闲工夫、闲心情、闲意趣去欣赏分辨吧？它们叽叽喳喳着，是在歌唱，在吵嚷，在拉家常，在向隔壁笼鸟示爱求欢，还是在向天空里的鸟儿倾诉衷肠？这些不懂得怎样去沉默的鸟儿，用翅膀承载了这些老人内心深处怎样的未实现的理想和向往？望着鸟笼，望着鸟笼里的鸟儿，他们想起几十年如烟如尘的过往，是否也会像梅花落满南山那样清软绵长，充满着忧伤？或许，一只翠鸟，参的是人间的悲喜，一只鸟笼，装的是岁月的沧桑。

拍堤春水蘸垂杨，水流照影桃花香。西沙河的对岸，是几株已经繁花满枝的桃树，艳灿桃花朵朵簇簇，或热烈奔放，或温柔淡雅。桃花的明媚，不知吸引了多少关注的目光，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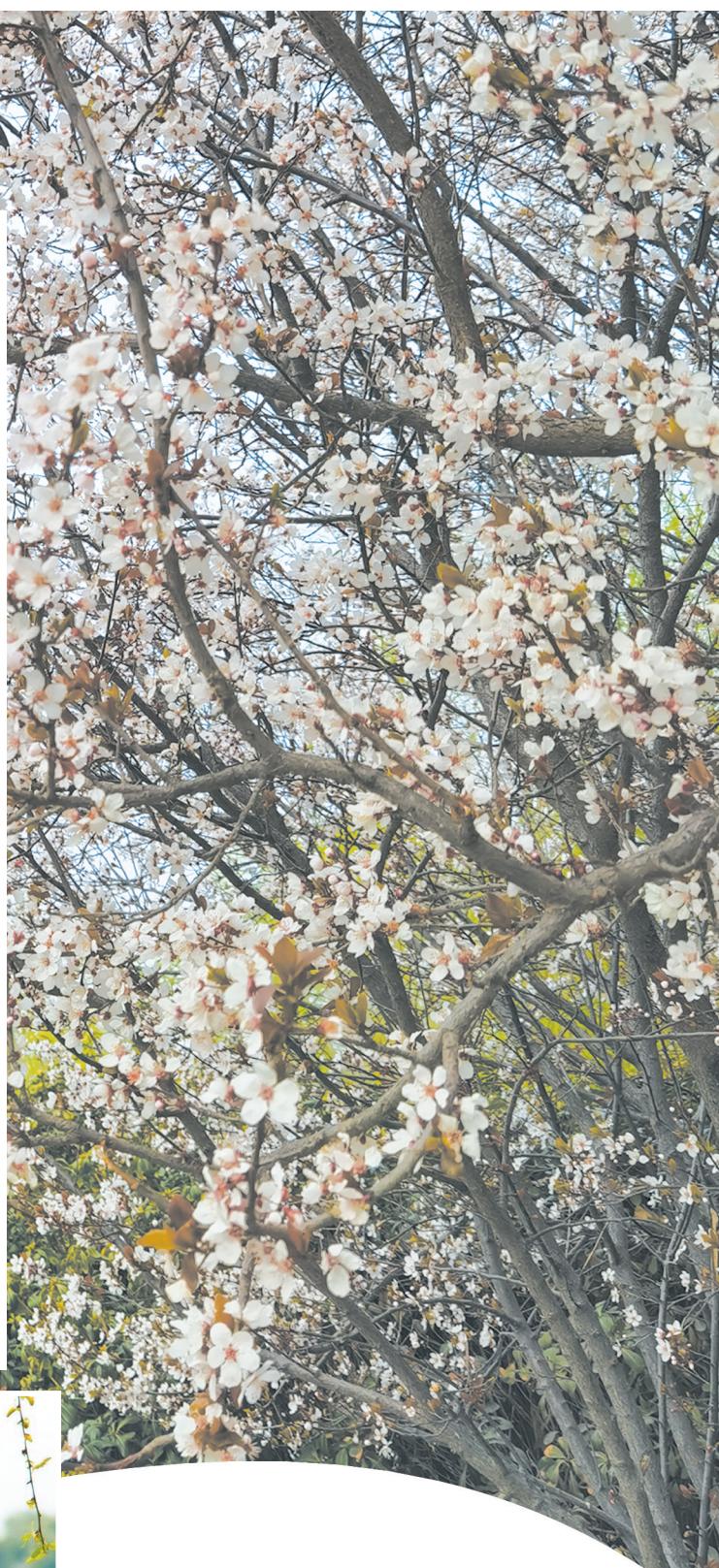
花的芬芳不知抚慰了多少马不停蹄的忧伤。桃树旁的两个女子，从衣饰气质上看，像是母女，在拍照。母亲拍桃花，拍桃花般的女儿，拍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不负春光不负己，在一位母亲的眼里，生命的绽放总胜过繁花的美丽。有人说，等待一朵花开，需要很多耐心和微笑，那春天里每一根含辛茹苦的枝条，枝条上拼命绽放的每一朵花，是否也在静静等待有人去深情地注视与凝眸？这是春风化雨的春天，温润而新鲜，这是情怀热烈的春天，等待每一个人去热爱与怀恋。花与人的相逢，也当是尘世最美丽的一种遇见。

远处的田野，放眼望去，绿随天去春无际，三三两两的劳作者埋首其中，在给麦田浇水。麦子的心情和那些劳作者的心情应该一样，接下来，都在准备怎样优雅地为剩下的人生灌浆。有了这遍水珠与汗珠，小麦的筋骨与叶片会酣畅淋漓地成长，那是麦子的味道，收获的味道，馒头的甜香。他们面向泥土，面向大地，任何风吹草动不能改变劳作的专注；它们扎根泥土，面向天空，任何鸟语花香不能纷扰努力地成长。而刚刚还在拍照的母女，不知何时加入了劳作的行列，加入了我膜拜的神祇。有鸟儿喳喳鸣叫着飞过，声声清脆滴落在大地，滴落在麦田，和绵延的碧

绿、起伏的麦浪一起融进一望无际的蓬勃，温馨，诗意，和绿色的希望。劳作者与天空，与大地，与麦田，与大地上站立的一切，一起挥洒成一幅多么美妙的水墨丹青。

若生为林木，当欣欣以向荣；若生为幽草，当萋萋而摇绿。我知道，我们彼此只是一个过客，路过此地，路过繁盛与田野，路过欢欣和寂寞。发间雪白明亮着冬天，眉里纵横沟壑着秋天，眼里富丽繁华着春天，心里翻滚炽热着夏天。行走过的冬夏，眉眼里的春秋，终究拜服于脚下深远厚重的土地，拜服于土地上相伴生长的各种生命。春天不过是四季中的一个季节，一个平常的季节，可春至人间花弄色，春天到来，大地苏醒，河流欢唱，各种生命蓬勃怒放，这又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季节，富有无限动人的柔情，又富有多么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“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，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里。田野、街道、河流、房屋是我们置身时间之中的伙伴”，余华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中这样说过。那眼前所有的一切，都是置身时间河流彼此生活的伙伴吧？这些伙伴无论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与行走，各自都是生命的欢喜和日常，坚韧且委婉的人生，因此深厚、悠远、辽阔而宽广。

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，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，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？即日起，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，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：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，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，突出真实性、趣味性和本土特色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，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：
mdwb09@sina.com，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柳缘

□董爱玲

调皮的孩子“哧啦”一声划着一根火柴，火苗转眼就是一大片。有时候，还不小心点燃了地里的庄稼而遭到骂声，也不敢回应。

刚刚发芽的柳枝，柔软、嫩绿，我们常常折一条来，做柳笛。比较粗的枝条做的柳笛还要在上面钻上孔，像真正的笛子一样，能发出优美的笛声。

到了清明，家乡还有插柳的习惯。听人说：清明不插柳，死了变条狗。有时候也忘记插柳，我还担心以后会变成小狗呢？

那时候，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都会爬树，爬树的时候，都要把上衣脱掉，不然，树皮把衣服拉破了，回家要挨打的。

有一个春天，我们几个孩子爬到柳树上折了好多柳枝，一人编织一个柳帽，戴在头上，模仿电影上的解放军打仗，用指头瞄准，左躲右藏的，结果一不小心，一个小伙伴从树上掉下来，摔断了腿，疼得咬牙切齿，都没有哭。是自己摔得，再疼也不能吭声，要是让妈妈知道了，还要挨打。他每次回家，都忍着疼痛，特别小心，怕妈妈看出破绽。

等到柳花成熟了，变成一团一团的柳絮，白白的，像天上的白云，随风飘逸；像地上的棉花团，随风滚动，滚到庄稼地里，留在那儿，等到春雨洒满大地的时候，就长出来小柳树了。等到柳花成熟了，变成一团一团的柳絮，白白的，像天上的白云，随风飘逸；像地上的棉花团，随风滚动，滚到庄稼地里，留在那儿，等到春雨洒满大地的时候，就长出来小柳树了。

来。不过，还是没有逃过妈妈的火眼金睛，妈妈一边心疼，一边骂，倒是躲过了皮肉之苦。那时候的快乐，能掩盖裂骨的疼痛，快乐是主旋律，其它一切都是配角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这个玩伴走路，还有点瘸，都是那时候留下的痕迹。

小时候，妈妈总是养几只母鸡，母鸡下了蛋，妈妈就拿着鸡蛋到集市上去卖，卖鸡蛋的钱给家里买油盐，或者零碎东西。富裕的时候，会给我和弟弟买点零食，无外乎是一些螺丝糖和焦米棍，五颜六色的。现在想来螺丝糖应该是最低级的糖了，焦米棍也是垃圾食品，可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那真是最好吃的零食了。

要想母鸡下蛋多，妈妈说：鸡要吃活食，就是一些虫子。春天到来，惊蛰一过，各种虫子都出来了。记得那时候，逮的一种黑色的小虫子，土话叫老鸹虫，全身是黑色的，像锦缎一样的黑，有七星瓢虫那么大。天一黑，我和弟弟就拿着准备好的瓶子，到柳树行里逮老鸹虫。特别是柳树上最多，我想，

可能是老鸹虫喜欢柳树的汁液，才每天赖在柳树上的吧？摇一摇小柳树，哗啦地落得满地都是，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瓶子。沟沟坎坎的小草上也有，不过，还是柳树上最多。有时候，哪一天逮的多，几只鸡都吃不完，眼看着母鸡吃得肥壮起来，下的鸡蛋大，而且每只鸡每天一个蛋，下好多天才歇窝。我感谢那些柳树，它吸引了无数的老鸹虫，然后老鸹虫成了我的囊中之物，又成了鸡的肚中食物，最后孕育出一个光溜溜的鸡蛋，换成了张张钞票，成了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。

后来，我上了师范学校，和爱人相识相爱。每到星期六，他都会在学校附近的柳树下等着我，有时候有意无意地折几条柳枝插在车把上，有时候，编织一个柳帽戴在头上。我们一路上，有说有笑的，直到现在，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现在，我家小区门口那两行高大的垂柳，垂柳依依，微风燕子斜。有垂柳在的日子，每天都是春天，每年都是春天。两行垂柳就是两行诗，两首写春天的诗。